



张三李四与王二

◎袁金泉

张三、李四、王二，是新闻传播系同一寝室的同学，大学四年，不仅有了同学情谊，更有了兄弟情怀。

张三，睿智，活泼，担任了学生会主席后，什么班花、校花，乃至被他们兄弟仨暗地里称“牡丹花”“海棠花”“玉兰花”，还有戏称“喇叭花”“芍药花”“扁豆花”的女生，在他周边竞相开放，张三左右逢源，只闻花香，却不采摘，用他的话说，昙花一现的事不干，先立业后成家！

李四，浪漫、温情，担任了学校诗岸文学社社长后，引来校园不少“女诗人”“女作家”，在他的诗情画意中蝶飞蜂舞，李四陶醉其中，但“诗行迷乱诗人眼，眼底欢欣心底愁”，竟难觅知音，用他的话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毕业后再谈！

王二，阳刚、勤奋，担任了班级学习委员后，什么“白天鹅”“蓝精灵”“丑小鸭”，还有私下被他们调侃为“玉米棒”“小白菜”“大冬瓜”的女同学，前呼后拥，向他讨教学问，王二眼里闪出知识的光芒，滔滔不绝，就连脸上的青春痘也闪着金光，用他的话说，谈女朋友就像写新闻，要抢！

“你谈恋爱了？”张三李四问王二。“有没有，新闻还没有发生！”王二掩盖着。“那你怎么说，谈女朋友就像写新闻要抢呀？”张三反问道。“哈哈，他这是此地

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李四对张三说。“王二麻子？”李四下意识地想起“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典故。

其实王二并不是典故里所说的“麻烦制造者”，也不是脸上生了天花，只不过是年轻男子旺盛的雄性荷尔蒙在王二脸上烙上了青春的印记，一个又一个青春痘像连绵的丘陵在白皙的脸上起伏。三人在一起时，正好应了一句民间俗语：“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大学毕业时，一家电视台到学校招员，他们三人顺理成章地又成了同事，做了一名新闻记者。

三年后，跑工贸市场的张三，忽然辞职，办起了一家国际贸易公司；跑文教新闻的李四，成了全国十佳新锐诗人；跑时政新闻的王二，却哭丧着脸，对张三李四说，谈了几年的女朋友吹了。

张三说，事业不成，何来爱情？你整天跟着市领导后面跑新闻，背靠大树固然好，但也要有自己的根！李四说，东边日出西边雨，你在东疆，她在西域，两地遥远，爱情何来持久，这是“道是有情却无情”了，还是“轻轻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吧！王二无语。三人在一起时，俗语成了“张三李四王二失意。”

又三年。张三，凭着原先几年当记者时在企业与商界采访积累的人脉关系和管理天赋，公司办得风生水起，“青年企业家”“创业战

狼”“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一个又一个。年末，市委市政府奖给他一个重达1公斤的纯金铸造的“金牛”奖品。一名写诗的文学女青年成了“金牛夫人”。

李四，写了一篇又一篇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还有报告文学，创作的电视文艺片《如意东方》，获得了省“五个一工程”奖，拥有了众多的女粉丝，其中不乏有志同道合者、兴趣爱好一致者，更有“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的痴情女子。等到王二去喝喜酒时，才发现李夫人竟是本市有名的青年女企业家，居然比李四大了整整三岁。

“俗话说，女大三，堆金山。”李四酒后诗意大发，对王二说，“张三抱了金牛，我就堆个金山……”

王二愕然，想不明白，做企业的张三要了一个“文艺女”，搞文艺的李四娶了一个“巾帼创二代”，自己呢？“过去都讲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如今，谈对象也要错位发展，优势互补了！”王二孑然一身，心中不免感慨万分。

好在有好友张三的提醒，专职跟踪报道市长活动的王二在市长的关怀下，当上了电视台副台长，可不巧的是一把台台长也姓王，为了区别，大家都称他“王二台长”。

“张三李四王二台长。”三个好朋友相聚时，有人认得他们，戏称一句。三人会心一笑，畅饮一杯……

我从身体里掏出一瓶小酒叫海量

◎海狼

松论品节，酒以海量。像诵读经文般，大声念：

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

然后，我看见一个人几个人一群人聚拢在一起，

或意乱，或醒觉，或振奋，像连贯的树叶，

在风中展开，奔飞，去认领内心的河流和故园。

我正在接近降温的时光。宿命，凋零，噪叫，

注定会掩杀旧时的痛楚与伤痕，一路猛进。

豪气干云美色如酒千年一梦，心在旷野上行走，

一匹白马从栅栏里跃出，它腹部的光芒喷溅，

在山岗顶，在陵谷底，它用力喊出朋友和女人的名字。

如此这般，执念已久，加重了夜晚的迷朦和浓度，

我看到无数背对泪水的英雄，在月下，在花前，

海吃，海喝，海量。骨头在响，使肝义胆，

那状若硝烟炮火般的嚣唱，带着雷电的速度，

为汹涌的血液作证：滔滔海河经天行地日月辉煌。

点燃篝火的人，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而我仍然穴居于海量这个词的内部，犹如身处江湖。

这是一个历程一段故事，经过与黑暗、空茫的争夺，

让粮食运动的轨迹变得轰烈，霸气，犹如一剑封喉。

随后吟咏：秋夜静长，正好沉醉。任爱情扶摇九天。



影中影

◎

孙镜福



精短小说

悲壮坎儿井

◎刘白



走马天下

从乌鲁木齐往吐鲁番的路上，汽车在黑色缎带般宽阔的柏油马路上飞奔。视线极好，可以看到远处的大漠和近处时不时成堆成群的绿色植物。在路的两边，还可以偶尔看到小小的土包一个连着一个，距离很近，有人说那就是坎儿井了。

坎儿井，是新疆群众经过长期生产实践创造出来的，特别是吐鲁番盆地利用地面坡度引用地下水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地下水利工程。坎儿井由竖井、暗渠、明渠、涝坝四部分组成。竖井，主要是为挖暗渠和维修的人出入出土用的。暗渠是坎儿井的主体，明渠就是暗渠出水出到农田之间的水渠。涝坝，就是暗渠出水口，修建一个蓄水池，积蓄一定水量，然后灌溉农田。这地下水来自天山融雪日复一日的渗透。因为有了坎儿井这地下四通八达的暗渠，天山融化雪水汇成涓涓细流，不断滋润着沙漠里的绿洲。

别小看了这次坎儿井，它可是和长城、大运河一起被称作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只不过，长城和大运河都是呈现于地面，为世人目睹，而坎儿井千百年来只存在于地下，并不见诸世人，其知名度要稍逊于长城和大运河了。

中途停车，我们来到一处叫作坎儿井民俗园的地方，其实是展示坎儿井的构造，兼带做一些旅游卖品的地方，此地有新疆姑娘在舞蹈并邀游人拍照，有更多的游人在买些旅游小礼品，煞是热闹。走进地下坎儿井展厅，立即感受到冰凉的泉水从暗渠淙淙流过的种种美妙，外面的气温少说也有40℃，可这井下却凉爽得很。

这还只是跟地面很近很近的坎儿井口，如果像讲解员所说的那样，最深的井要打到地下80米~90米，那该是何等冰凉透骨。向讲解员请教后，我在这热闹的乐园里却怎么也轻松不起来了。

因为我知道挖掘这次坎儿井，其悲壮程度和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每一条坎儿井都是由许许多多不知名的人以自身巨大的牺牲换来的。原来，深入地下作业，特别是在地面30米以下乃至90米以下掘进，地下渗透着雪山融化的地下水，又冷又湿，人的下肢首先冻得麻木，接着腰以下冻得麻木，严重的胸腹以下会冻得失去知觉。于是，有不少挖井人终身瘫痪和半瘫痪。

再向讲解员请教：“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严重的后果？”讲解员说，当然是知道，但为了子孙后代能够在沙漠中用上水，能够通过灌溉形成绿洲，他们是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因此，每一次下井如同悲壮的送行，家人恋恋不舍的目光，村人的无奈和歉疚。这些挖渠的人为了子孙后代和大家，差不多是拼了性命啊。

在新疆境内的坎儿井全长5400公里，为了挖这些坎儿井，该有多少人作出了牺牲啊，没有人统计过他们的人数，更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姓名。

最初本来随手写下的是“悲情坎儿井”的标题，今天，我觉得还是用“悲壮坎儿井”更合适，因为他们的牺牲换来了多少绿洲，有绿洲的地方又生长出了一座座生机勃勃的城市，他们的牺牲换来了今天新疆各族人民的幸福。